隸經文

隸經文目錄

文莫盛於漢漢書藝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文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

章皆謂之文故六蓺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伺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卽多至百卷究何裨哉

國朝崇尙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釗嘗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荅經史題跋金石諸篇　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隸經文示

釗命敘且曰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

釗受而讀之眞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蓺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

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并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　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敘

隷經文卷第一

甘泉江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緜蕝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

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讖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知讖記方書之不可信矣藩不揣譾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

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目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

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
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
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
是乃蔡鄭之謂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天子明
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
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
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
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
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
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
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

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𤣥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

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
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
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
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尚書顧
命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
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
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
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
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
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

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此謚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玉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按覲禮朝諸矦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矦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矦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矦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

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
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
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
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
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
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
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
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
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
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
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

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个在堂偏承和以个爲房
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
之說旣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
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
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
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
肊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
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
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

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卽於此祔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强作解事今緣述古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之藩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亶言祖卽祖廟也葢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暴焚書漢興諸儒綱羅散失捃拾遺編興廢繼絶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

以集矢於鄭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藩學術膚淺不揣擣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倂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鈌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

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讖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

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
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
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
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别於親盡則祧之
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毁廟曰天序
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
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
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
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
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

肅之徒則𠂎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犇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墠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葢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

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
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
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
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
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
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
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
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
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
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

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

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

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卽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

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
乃新莽篡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
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尚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

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
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
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
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
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
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
又云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
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
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
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竝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

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葢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

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為尊卑之次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為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為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

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轇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一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隸經文卷第一

隸經文卷第二

公羊親迎辯

甘泉江藩著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

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枘之不相入鄭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據此則文王定昏在卽位之後非在爲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爲受命王故公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皆推本文王葢當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爲殷之諸侯而以爲天子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然魯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子尚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爲此言乎元凱之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降之也丈夫之爲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爲夫之黨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差别之等也是爲殤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殤者乃殤服之變也曷爲殤服之變小功殤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緦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是已小

功殤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服有罪
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注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
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賈
疏大夫無殤服也者己爲大夫大夫冠而不爲殤也
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殤者己與兄弟同十九而
兄姊於年終死己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
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己得
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
盛德未必至五十爲大夫者也賈說非是馬君鄭君
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殤服句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
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

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
别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
謬矣緦麻殤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
姊殤闕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
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
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葢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畏厭
溺也射慈苕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
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
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
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殤
者此言姊葢連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

之殤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肌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違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肩云馮河潛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略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

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殤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殤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已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殤服哉所謂不弔者葢指朋友言之也卽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殤至於免胄銜鬚之士又不得以殤禮遣殤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殤魯人勿殤童汪踦是已是喪服上中下三殤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殤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傳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

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蔑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信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

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
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
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
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
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
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
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
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

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

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
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
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
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
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
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
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
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
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
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
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

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
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
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
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
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
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
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
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禖之禮箋謂稷與

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葢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高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客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己

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

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𠂔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盧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

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况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閟宫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寧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卽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
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
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
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污辱之毀故極
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祛惑傳信也居默然
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
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
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
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
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
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即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
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
居本國反之有邰而立家室邪與後說不合箋文
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
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
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

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邰也若謂
姜嫄棄之姜嫄因無子而祓高禖其急欲生子明
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
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
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
翼則后稷殭矣卽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
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
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
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即知稼

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

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

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

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

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

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邰即就也故曰就其成國

之家室無變更也葢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

嫄不安其室擕子大歸於邰後邰國絶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邰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敎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絶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邰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孰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
訓肇為始箋讀肇為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
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為二王後故得郊天
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
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
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為兆但言
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為長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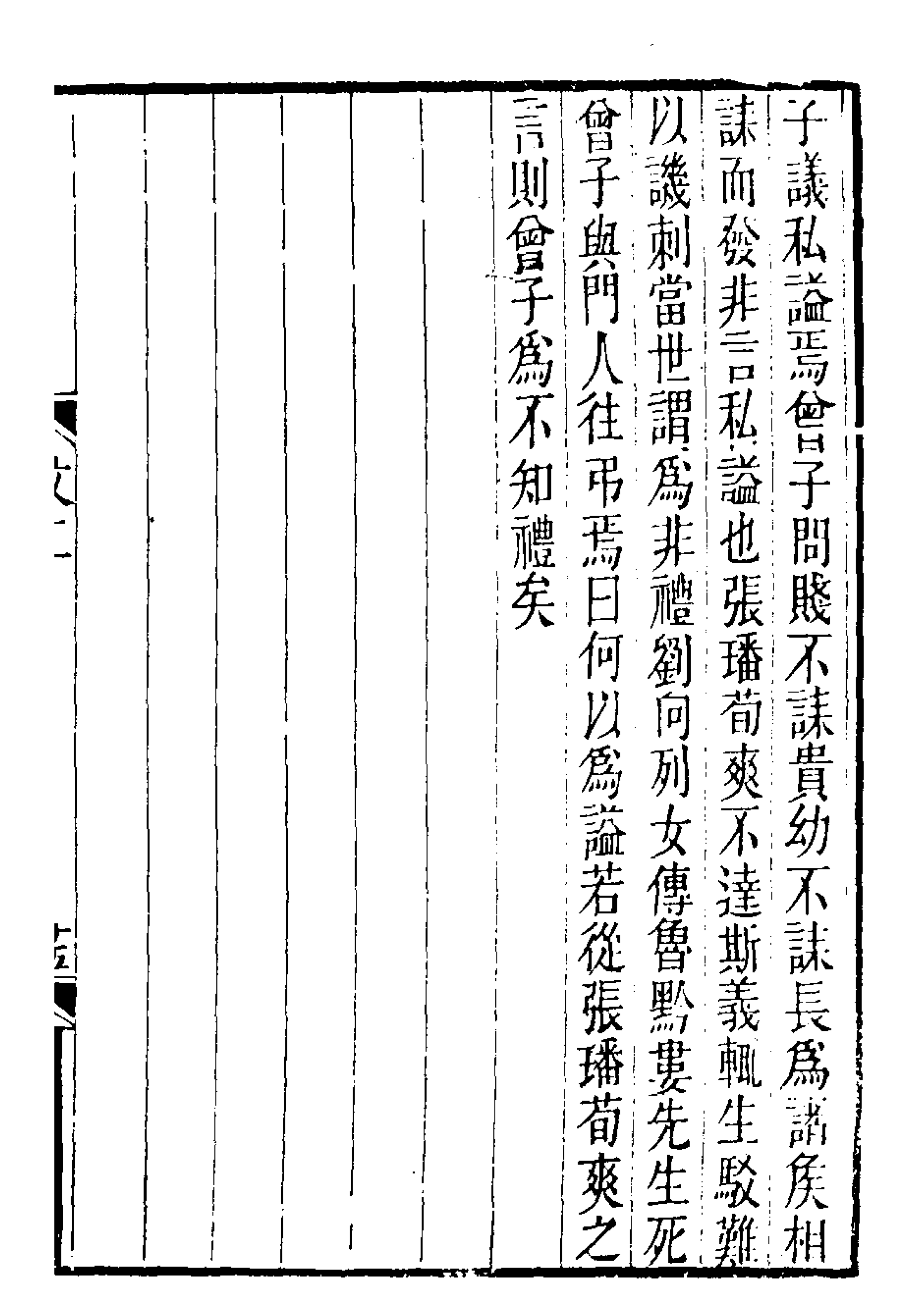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謚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大夫以上則無不誄而謚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謚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謚讀誄皆謚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謚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有私謚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謚爲非古然柳下謚惠黔婁謚康私謚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

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
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諡以易其名檀弓云公
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諡易死者之名而諱之
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
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
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諡則柳下惠黔婁之
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諡之
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諡賜
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諡定之於下展禽
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諡於朝故門人會



子議私謚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言私謚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駮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邰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禖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禖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禖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

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禖故
魯謂之閟宮閟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禖所以不毀然
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
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
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别立廟以祀
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
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旣不得祔
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
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别於祖廟配以
郊禖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

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尚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棄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即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

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禰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旣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駁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龍非常法鄭君謂彖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旣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蓋龍有五而無六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甲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

象屬之於震矣象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即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彖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彖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

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邪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

其聲於是乎有七律𮞐論各得其所之所即周語之
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
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
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
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即七列也此韋昭
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考伏羲作
紀陽氣之初以爲歷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爲宮
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
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
聲謂之七音葢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
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

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譁也益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喧譁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傳之意若曰魚豆菲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禮而過我也

霣石解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左氏穀梁經文霣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霣雨也齊人謂雷爲霣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已經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霣亦登來踊棓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霣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于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磌然者即董子所謂耳聞而

記也磌然者雷聲也古無磌字當作塡屈子九歌靁塡塡兮雨冥冥是可知磌之當作塡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塡然故爲齊人語作霣言隕則塡不見言霣則塡見矣霣訓爲雨星霣如雨从霣之本訓也霣霜殺菽之霣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塡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月鼓以啓蟄之日鄭注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塡也孟子塡然鼓之是已塡通作闐詩采芑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誃離也注爲陳曰斯誃是離爲雅言斯誃爲方言矣其餘如

怙恃律適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母爲㚷今
呼重𤼹爲𡿧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
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
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廵孫炎諸人相傳述之
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巽訓為順見周易繫辭巽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尚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為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謂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為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為雅馴之言察為直言矣如孟子曰

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
明斤斤至秩秩淸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昀昀田
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昀
昀原隰昀昀墾闢皃頌畟畟良耜畟畟耜入地皃此
文飾其詞也言昀昀則知爲田畟畟則知爲耜矣是
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本伐
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
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
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
皃因見於大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
臣盡力之美矣粤夆掣曳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

也蓋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榮辱之主也率爾蒙野哉之誚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愼哉戴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是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詞其斯之謂歟

配酟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己聲酟酒色也从酉弋聲
藩謂己非聲乃㔾之誤也酟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
贊身衣弋綈注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
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盎齊鄭注盎猶翁也成而
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鄭謂之蔥白色者葢酒之
色青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管白矣是當時
酒有青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
記黑與青謂之黻酒之色與黻之義同故从㔾黻古
作弜㔾即弜之省也因配合青白二色有合義所以
借爲妃匹字矣配从㔾酟从弋是諧聲亦兼會義矣

隸經文卷第二